



附錄
一二年譜

^ 16
3.061
20



門 16
號 3061
卷 20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5.10.17
藏 燹 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明新建謝氏原本



附錄一

年譜一

易直先生墓誌
參看

五世、六世誤
祭東參議性常府
君文集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
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
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
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
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
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祕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襍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

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

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集要收右二首於寄遊詩
遊金山寺

蔽月山

十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

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

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

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

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

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

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

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頰。其時入聖

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一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因聞養正之說。遂與陸澄坐忘。體養。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嚴叟士超坐一。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與叟參禪於坐忘宮。

合選一件 三六一六才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
委禽合卷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
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
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
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
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
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
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
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

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
論格物多舉此為證良曰而夫主與將忠與誠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谷次擬雜東西立自言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括弧內陰文下皆同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
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
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
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
眾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

弘治三年正月祖父竹軒
公辛

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三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甯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

沈格竹子的道理見於傳習錄下(三十四)

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

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為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為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三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

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

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

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

督造威甯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

陳言邊務疏別錄一

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

出威甯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

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

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

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逢頭善談仙。待以
奉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
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
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
松毛。不火食。歷崑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
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
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
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金京橋不受以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
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
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
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
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
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
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
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

參看
仙人問神仙
奇湯雲谷序
廿六
乞養病疏
九九
京中指遊云
徐昌國
墓誌註參看

卷之三十一
年譜一

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宗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

東鄉試錄
卷四十一
陸偁

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
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
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
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
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

乞旨言官去權效以章
聖德九十一

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
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
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
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
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
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
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
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

州龍場驛丞。日而致好四十餘歲。年請一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人見青劍豈不於茲。龍
夏赴謫至錢塘。善其鄉。謝大公無拜之。公與之。戲不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
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
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
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
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
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

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
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會見君。今來消
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
春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
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閒道由武夷而歸。時
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
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

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己任者。徐愛先生
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學。愛與蔡宗堯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
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
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馭舌難語。可通
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

臆說序云。日生石穴云云。何陋軒記云。遷茅草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毛維日來視予云云。

程守夫墓碑外集七卷

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
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墼。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
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
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
詩。又不悅。復調越曲。襍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
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
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
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
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

五經說序廿卷五
五經說三條
何陋軒記
賓陽堂記
外集五
玩易窩記

致書復之廿卷三丁

俱辭不受廿卷四丁

遺書折其不可廿卷五丁

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
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
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
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
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
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
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
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
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

寅賓
賓陽

復書詆訕廿卷六丁

祭元山席尚書文外集

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
氏為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
平其難民賴以甯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
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
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
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

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四半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

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

與辰中諸生文錄已已

文橋庵墓誌三五二 參看

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

著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觀。

此節行狀記述甚詳

行狀云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

昔歸入門三三三三
終日疑終身之誤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未赴任而改留吏部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

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五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為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為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

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

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

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砭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

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

先生上。比間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

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敘云。予與叔賢處二年。兄叔賢之學。凡三變。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

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

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啟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

叔賢入門 三六三

爲敘別之 七卷八丁

甘泉使安南冊封國王在
壬申七年(冊七卅三)

爲文以贈七卷六丁

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
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
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
十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
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
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
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
其能有若楊墨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
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
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
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
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
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
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
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
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
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

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不家。無人題其對。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

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

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薛侃續同志考

黃綰卷七十一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三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

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

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縮
 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
 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
 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
 二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為山
 入平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
 遊山水閒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

遨瑯琊灑泉閒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
 正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
 日來臻於是從遊之眾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
 思慮紛襍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襍思慮亦強禁
 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
 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襍之念
 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四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
 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
 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
 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
 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
 又不見孔與跡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
 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

劉觀時有見齋說

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
 璧劉觀時鄭驩周積郭慶爨惠劉曉何鼈陳傑楊
 杓白說彭一之朱箎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
 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
 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
 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
 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
 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
 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

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三六一九參看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克之孫。西林守信之

自劾乞休疏九十二

乞養病疏九十三

諫迎佛疏九十三

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

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為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

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

奏請鹽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

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

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十一月編朱子晚年定論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為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

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

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

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

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

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

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

行狀作十月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九次

謝恩疏九十九月廿六日

于黃紙用書云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收贛印共事

說詳統九有十家牌法一卷

全書卷三十二 年譜一
三
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

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為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

羣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

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

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旣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

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閒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眾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竝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

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閒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勞敕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

給由疏三月五日九日
參天事官員疏三月廿三日

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閒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正狃於小勝。不從閒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為見兵二千有餘。已為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時雨堂記外集五
書察院行臺壁對
六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兵符節制

四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為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為記。

五月立兵符

說郭九有兵符節制卷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

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眾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

攻陷五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為民患今幸破滅須為^村背扼

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眾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為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鍼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間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

先生曰卷四卅丁

遺二詩卷廿六丁

疏通鹽法疏六月十五日

議交割兵糧疏七月五日
南贛擒斬功次疏十月六日

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雪上為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議交割方略疏九月五日
換勅謝恩疏十月五日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眾。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

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眾。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卽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起卽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

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眞。謀于近侍。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敕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

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
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
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
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
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
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
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
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
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

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
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
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禽盜賊鞠問明
白亦聽就行斬首示眾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
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
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
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

告諭利頭巢賊

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閒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

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

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閒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

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

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千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眾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陞賞謝恩疏 十月十九

交收旗牌疏 九月廿五日
議南贛商稅疏 十月十六

始南安稅商貨于拆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姦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泃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十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

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眾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

橫水桶岡捷音疏

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於幽谷所謂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
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不從乘而
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
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
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
三十餘禽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
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
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

暇

揮許清指揮使郝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滄
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
參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
三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瑒陸璫千戶
閻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禽先生問
曰汝何得黨類之眾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
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
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
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

淳

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

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

立崇義縣治疏

平茶寮碑

二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

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於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

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

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

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

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

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泐。

四卷三十一丁與楊仕德尚謙
嘗字仕德書無考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埽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解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為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祭利頭山神文外集

移置狀疏三月廿三日

乞休致疏三月廿二日

利頭捷音疏三月廿四日

陽明先生平利頭記(三八)三五

待疑恃之誤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為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

襲平大帽利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利頭方進兵橫水時。恐利頭乘比。乃為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

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邊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泖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

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麻、三泐，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麻、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疏我來，頌麻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

隨數人館伴，複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訴於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泐，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泖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禽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

平洲頭碑外集卷七 參看
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禽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議勦撫。」

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翦前月削漸盡
 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
 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
 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外鋒
 刃所加不過老弱弱脅從之輩耳況狼兵所過不減
 於盜千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
 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
 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
 隨斃者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

以為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
 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
 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
 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
 州之龍南有泃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
 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
 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
 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
 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

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旣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旣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

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旣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剎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
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
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
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
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
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
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
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
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

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
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
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
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
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
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通
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
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
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添設和平縣治疏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五月奏設和平縣。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抑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泖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三省夾剿捷音疏

辭免陞原之原致仕疏
六月十六日(十一三五)

上晉漢司馬
外集
卷十四

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三
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
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
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泖再鼓
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
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況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
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
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甯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

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
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
鑿吳倫陳稷劉魯扶黻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
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
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
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
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
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
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

行狀在歸軍後、字、游日衆
而講學不廢、後崇象、陸子之
後以扶正學、(三三、三四)

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

刻成書。傍為之釋。而引以敘。五卷十九丁。參看又廿八丁。又廿七卷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

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

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

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畱都。復取朱子之書。而

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

極矣。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

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

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

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

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

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

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

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

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

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嗷嗷以

引以敘 七卷廿三丁

定論之編在正德乙亥

先生序 卷三十五十七

又七卷十九丁

與安之書卷四卅六丁

門人輩云定論跋云云
戊寅六月望門人夢都
慶麟謹識

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采錄而哀集之
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
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
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
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
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
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
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
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

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
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
一卷刻於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
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
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
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
生每語輒傷之

曰仁春末頗病聞之極喜
曰仁後復吾道益孤
祭徐曰仁文集
又祭徐曰仁文集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

三八二

陽明先生報功祠記

三八三

田石平記

三八五

十月舉鄉約

李海類編陽明先生鄉約法一卷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禽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甯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告諭父老子弟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婣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再請疏通鹽法疏十月廿三日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

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眾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二十五年丙午至豐城間氣病又發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泐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
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
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柳衡諸處羣

陞廕謝恩疏 正月十四日

乞放歸田里疏 正月十四日

上晉溪司馬 外集

進華書疏

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祖母太夫人卒

十六日奉 旨 限次出四十八歲去西

敕 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雅報寧主謀及疏 六月廿二日
再報謀及疏 六月廿四日
乞便道省葬疏 同 六月廿四日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啟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必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眾。株連富民。脫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為 武宗後。其內官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

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韋霏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下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眞仕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

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瓊至左

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

全書卷三十三 全書一
四
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眾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

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暝。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尙書。李敦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督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

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櫥。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

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滌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人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全書卷三十三 五十一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

今星子縣

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

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棋櫟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敦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棋櫟士實養正等東下。

賊眾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

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

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
暫留姑為牽制攻討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
于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
說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敦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
芳旗校十二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
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
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 巡遊不

奏聞辰濠偽造檄據疏
七月廿二日
留用官員疏 同十二日

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
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
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
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
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
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
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
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于樟樹。自
甲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暉。以十三
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
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
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
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
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謀知賊設
伏于新舊廩。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
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分布既定。

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
嚴。及廩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
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縵而登。遂入城。擒棋櫟萬
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
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
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
兵樟樹。眾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
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
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

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卽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沉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眾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眾已消沮若出奇

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

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定立銃礮閒。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

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眾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郝文。馬驥。

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為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閒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

早次疏七月廿三日
奏聞益王助軍餉疏七月廿三日
擒獲宸濠捷音疏七月廿三日
江西捷音疏七月廿三日
上海日籍書統編一廿五日

征宸濠及閒道事
(三八二)

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閒何事非閒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閒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官民間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

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
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
不知卽前齎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
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是
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
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
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
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

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
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
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
席遣牌斬之還坐眾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
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
八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甯王已擒
想不僞但傷死者眾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
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
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

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妻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

請止親征

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攪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

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

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

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

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

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

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

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

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

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

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

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

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

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

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

收復九江南康失事官目疏
九月十日(十一四)

奏留朝覲官疏(十七日)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十六日)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十九日)
處置官目署印疏(十九日)
處置從逆官員疏(十九日)
處置存縣從逆官員疏(十九日)
乞便道省葬疏(十九日)
與王晉溪書(二十一日)

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

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三六一九卷看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

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

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正月赴召云、又與克彰
本叔廿六世孫看
又三六、一九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卽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

留石刻詞 無所見

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
 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
 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
 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
 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
 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
 亂小民乘隙為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
 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王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
 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
 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
 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以以師旅師旅極矣
 而又加以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

乞寬免稅糧悉救民困以月火受
 疏三月廿五日(三十一)

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巡撫地方疏 四月廿五日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

計處地方疏 三月廿五日
水災自劾疏 王十八

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

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三
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

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一
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这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

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

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

重江西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云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
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
僅月有十九日耳

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

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尙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眾出師地方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為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安

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卽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

平寧海軍略
(三) (四) (五)

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閒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贖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寃。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

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三九
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

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子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子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尙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蓋以語子者語之。其後養正旣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

四乞省葬疏 八月廿日

又與克彭太叔一 參看

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

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閱給軍前用過錢糧疏 九月四日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

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

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眾。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

十三十三

遺書守益曰五卷一丁
乙酉嘉靖四年

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一
三
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
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
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
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
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
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
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
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
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

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
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
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正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
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
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
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
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

象山文集序七卷廿六
丁撫守本意元將重刻
象山文集而請予一言
為之序是歲七月朔先
生書
先生稱五卷三丁

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
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
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
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
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充為南康府教
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
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

勤學安義叛党疏五月十五日

先生遺書五卷一丁

先生聞之曰四卷卅九下

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
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
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韜方叔同時家居為
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
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
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
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
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

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
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卻有
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
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
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
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
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
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
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

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
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
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遣弟以
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
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
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
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
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
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

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

乞便道歸省疏

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邱壑之念矣。旣而天啟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一
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

與陸澄論養生 卷十
一丁

○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篋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邱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一
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敝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

序說一二
三五卷一丁冬看

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渙。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
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
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
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
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
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
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
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
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

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盛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終

